

輕巧的風摩挲過我的臉頰，細碎的暖陽灑落我的身體。三年的新冠疫情封鎖住了我與內地的來往，亦封鎖住了我童年的回憶。我邁步走出深圳口岸映入眼簾的便是那整齊高樓大廈，熙熙攘攘的十字街頭，路道兩邊奔流不息的汽車輛猶如一條條金色長龍在舞動。接著我坐上了與香港截然不同的單層巴士回家了。

「梅林關到了，請攜同您的隨身物品下車，謝謝！」剛下車，一股與城市中的烏煙瘴氣有著天壤之別的新鮮空氣撲面而來，沁人心脾。踏上那一條有鵝卵石堆砌而成的長長小路，走回家。

沿著鵝卵石直走五分鐘，便是我曾經的小學了。三年不見，教學樓比以往更加美麗，雪白的外牆還有五顏六色的校名。「咦？」定睛一看，怎麼是民樂幼兒園！路過的市民見我如此震驚，便回復：「兩年前就改啦，附近小學多得是，幼兒園卻一個也沒有，教育局就下令改辦啦。」怎麼都沒想到我的小學在兩年前已經不復存在了。心裡傷感如瀑布般湧出，小學的回憶又一件件從我的腦海裡浮現出來。

清晨，歡快的鳥兒唱著歌，伴隨我走過鵝卵石小路，陽光鋪灑在寫有「民樂小學」的校牌上，再反射到每一位進校門的學生身上，我迎著陽光朝氣蓬勃地邁向校園，向同學們招手。上課時的書聲琅琅，下課時的歡聲笑語，做作業時的霞光萬道，腦海中的記憶不斷地在剎那間傾瀉湧出。「布穀、布穀」鳥兒的歌聲將我從回憶中拉回來，腦海中的歡聲笑語依舊那麼地清晰響亮，甚至能跨過時間的長河浮現出來。曾經破舊不堪的木門與如今嶄新的鐵門；曾經刻滿無聊對話的木桌與如今的塑膠課桌；昔日的記憶與眼前的景象交織纏繞，虛無縹緲。不知我的記憶是否會隨著小學的消失而消失呢？

沿著鵝卵石小路繼續前行，不到兩分鐘便看見一家腸粉店，兒時每天上學前都會點上一份蛋肉腸與豆漿作早餐，因此每當我踏進店門，說一聲：「早上好！」老闆便會主動地為我準備蛋肉腸與豆漿。時隔三年，再次踏入這間腸粉店，熟悉的小狗壁畫，熟悉的桌椅，熟悉的老式電視，上面還播放著兒時最愛的《熊出沒》，但老闆卻是陌生的。「美女，想吃些什麼呢？」二十出頭的年輕老闆問。「一份蛋肉腸和豆漿」。我坐在了以前常坐的坐位上，桌子上依稀能看出我用鉛筆寫的「一心專屬坐位」，那歪扭的字體，不禁讓我「噗哧」一笑。老闆剛好端上熱乎乎的腸粉，「有趣吧，不知多久之前的小孩寫的了。我兩年前剛接手的時候看到這句話也是和你一樣的神情呢，後來覺得有趣就保留下來

了。」「你知道為什麼以前的老闆不做了嗎？」「退休了，店鋪是他兒子轉讓給我的。」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好像被人從頭到腳澆了一盆涼水，全身麻木。看著眼前的腸粉靜默。

一樣的店鋪，一樣的陳設，一樣的動畫片卻物是人非，真是「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」啊。

吃完後走出店門，遠遠就看到有一台土黃色的拉桿彈珠機，走近一看。果然，還是以前那台，但如今的它已傷痕累累，鏽跡斑斑的拉桿，布滿貼紙的機身，還有暗淡的閃光燈，但它當年也曾輝煌過，幼年時的我在放學後會喚上三五好友，來到這閃閃發光的，嶄新的拉桿彈珠機前。「老闆，換五個遊戲幣。」我的好友允行大聲呼叫著。而我則是在背後默默觀看的觀眾，因為玩一次彈珠機要用兩元，小小的二元錢對於兒時的我來說如同天價，如今卻能毫不吝嗇玩上個十來次。玩著玩著，玻璃球連三並四地滾出，看著紅藍旋轉交替的玻璃球，我已沒了兒時要將它們全部捧在手心裡的舉動了。霎時，一位小女孩走到了我旁邊，觀看我玩彈珠機，我看了下手中的遊戲幣，還剩六個，「送給你吧！」「真的嗎！謝謝姐姐！」小女孩笑咪咪地看著我。她純真地笑容如陽光般燦爛，亦如我兒時般地活潑，像春天里嬌艷的鮮花在開放。

「春天是不會停下來的，所以花朵會枯萎；但是在春天到達的地方，永遠有新鮮的花束。」小學不會因為我而留存；腸粉店老闆總有一天會退休；彈珠機亦會是別人的喜愛之物。時間不因我而停止，鮮花不因我而盛開，因此我也要繼續邁步向前，好好迎接屬於自己的未來。

三年不見的深圳變化如此之大。可世界不就是如此嗎？以前想和遠方的人聯繫，只能靠書信、電報，如今不僅有了智能手機，而且手機上還能拍照。以前沒有高鐵、火車，如今卻樣樣齊全，甚至還有磁懸列車。世界在變，我亦在變，世界變得繁華了，我也變得成熟了。